

docsriver 文川网
古籍书城
入驻商家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大戴禮記解詁



王聘珍撰



K892.9/2

十三經清人注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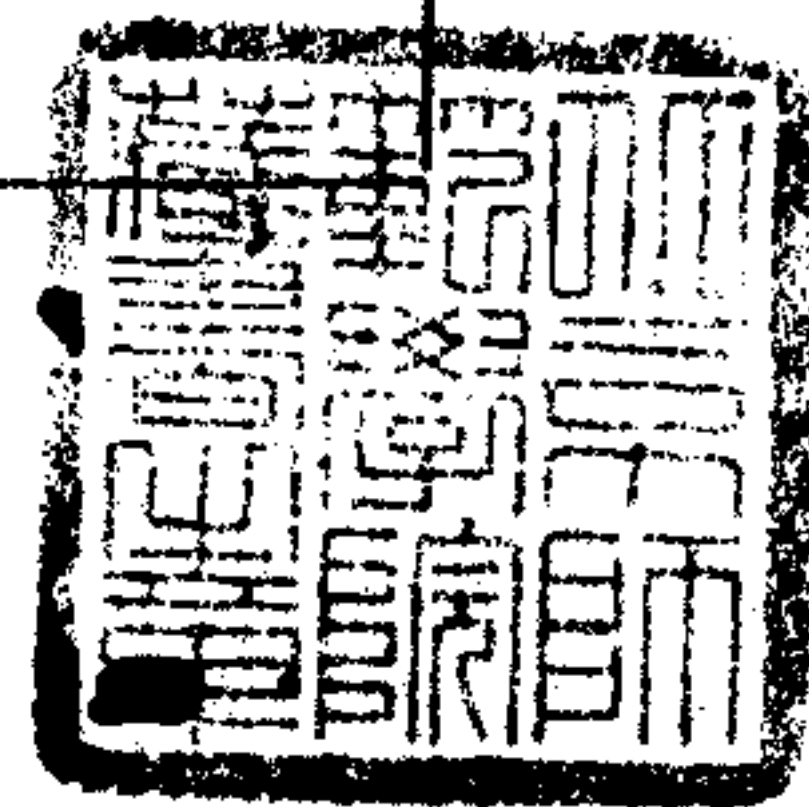
大戴禮記解詁

王聘珍撰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13580



913580

大戴禮記解詁

〔清〕王聘珍撰

王文錦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9 1/2印張·148千字

1983年3月第1版 1983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11.000冊

統一書號：2018·201 定價：1.10元

十三經清人注疏出版說明

自漢至清，經學在各門學術中占有統治的地位。經學的發展經歷了幾個不同的階段，而清代則是很重要的也是最後的一個階段。清代經學家在經書文字的解釋和名物制度等的考證上，超越了以前各代，取得了重要成果，這對我們利用經書所提供的材料研究古代的經濟、政治、文化、思想以至科技等，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清代的經學著作，數量極多，體裁各異，研究的方面也不同。其中用疏體寫作的書，一般是吸收、總結了前人多方面研究的成果，又是現在文史哲研究者較普遍地需要參考的書，因此我們在十三經清人注疏這個名稱下，選擇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陸續整理出版。所選的并非全是疏體，這是因為有的書未曾有人作疏，或雖然有人作疏，但不够完善，因此選用其它注本來代替或補充。禮書通故既非疏體又非注體，但它與禮記訓纂等配合，可起疏的作用，故也入選。大戴禮記不在十三經之內，但它與禮記（小戴禮記）是同類型的書，因此也收進去。對收人的書，均按統一的體例加以點校。

清代的經學著作還有不少有重要參考價值，這有待於今後條件許可時，按新的學科分

類，選擇整理出版。

十三經清人注疏的擬目如下：

- | | |
|---------|------|
| 周易集解纂疏 | 李道平撰 |
| 尚書今古文注疏 | 孫星衍撰 |
| 今文尚書考證 | 皮錫瑞撰 |
| 尚書孔傳參證 | 王先謙撰 |
| 詩毛氏傳疏 | 陳 奐撰 |
| 毛詩傳箋通釋 | 馬瑞辰撰 |
| 詩三家義集疏 | 王先謙撰 |
| 周禮正義 | 孫詒讓撰 |
| 儀禮正義 | 胡培翬撰 |
| 禮記訓纂 | 朱 彬撰 |
| 禮記集解 | 孫希旦撰 |
| 禮書通故 | 黃以周撰 |
| 大戴禮記補注 | 孔廣森撰 |

(附王樹枏校正、孫詒讓斟補)

大戴禮記解詁

王聘珍撰

左傳舊注疏證

劉文淇等撰

春秋左傳詁

洪亮吉撰

公羊義疏

陳立撰

穀梁古義疏

廖平撰

穀梁補注

鍾文烝撰

論語正義

劉寶楠撰

孝經鄭注疏

皮錫瑞撰

孟子正義

焦循撰

爾雅義疏

郝懿行撰

爾雅正義

邵晉涵撰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八二年五月

本書前言

戴德和他的從兄之子戴聖，同是西漢時期的禮學名家，世稱大戴、小戴。大戴禮記又名大戴禮、大戴記，相傳是戴德選編的；小戴禮記又名小戴禮、小戴記，相傳是戴聖選編的。這種說法最早見於東漢學者鄭玄的六藝論，他說：「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見唐孔穎達禮記正義序引）以後晉陳邵周禮論序（見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引）和隋書經籍志都附合鄭玄的說法，並且進一步提出：戴德刪古記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九篇，謂之小戴記。

經近代學者研究，認爲這種傳統的說法不大靠得住。我們先看漢書儒林傳是怎麼說的：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頌。孝文時，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襄其資性善爲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亦以頌爲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爲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諸言禮爲頌者由徐氏。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魯閭丘卿。倉

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孝公爲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爲信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魯夏侯敬，又傳族子咸，爲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旂卿，爲博士、州牧、郡守，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仁爲大鴻臚，家世傳業，榮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

漢書藝文志又說：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

據上引漢書有關記載可知，大戴、小戴承上啓下而傳習的禮學，指的是士禮（即現存儀禮的前身，二者篇次、內容、文字不盡相同，二戴各自傳本的全貌已無從得知），漢書根本沒有提到大戴禮記和小戴禮記。

戴德是西漢元帝（公元前四八——公元前三三年）時期的人，生卒年不詳。漢書的作者班固（公元三二——九二年）生活在東漢光武、明帝、章帝、和帝時期，距元帝、成帝時期不及百年。漢書藝文志關於禮十三家的著錄是：

禮古經五十六卷。

經十七篇。后氏、戴氏。

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

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

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

曲臺后倉九篇。

中庸說二篇。

明堂陰陽說五篇。

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

周官傳四篇。

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

古封禪羣祀二十二篇。

封禪議對十九篇。武帝時也。

漢封禪羣祀三十六篇。

議奏三十八篇。石渠。

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人司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

我們從漢書儒林傳和漢書藝文志的記載中都看不出二戴編撰大戴禮記、小戴禮記的迹象。不過，西漢禮家師弟相傳士禮的同時，還附帶傳習一些有關禮制的參考資料——記。這些「記」是附士禮而行的，也可以說是士禮的附錄。漢書藝文志之所以沒有單獨著錄大戴、小戴的「記」，正足以表明禮家們各自匯輯和傳習的「記」，尚沒有成爲離開士禮而獨立傳習的書籍，並不能從而證明禮學家們根本就沒有什麼「記」的匯輯。

漢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五十一年），后倉的弟子聞人通漢、戴聖參加了在石渠閣舉行的五經同異討論會議，他們引書中就往往引「記」。如通典卷八三載聞人通漢曰：「記曰：『君赴於他國之君，曰不祿；夫人，曰寡小君不祿。』這兩句話見今禮記中的雜記。這類「記」當時禮家手裏各有多少篇，各自匯輯情況如何，已無從得知。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除士禮之外，當時禮學家們都各自另有一些用當時通行隸書傳寫的有關禮制方面的「記」。漢書藝文志著錄的「記百三十一篇」，其中當有一部分是今文禮家所附士禮而傳習的「記」。

西漢經學立爲官學的是今文學派，強調所謂家法。今文學派的學官博士們，儘管彼此間的學術觀點也存在分歧，而他們對待當時尚未立爲官學的古文學派的敵視態度却頗爲一致。西漢哀帝在位，已經到了西漢的晚期，當時劉歆曾建議把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和古

文尚書都建立學官，結果遭到了諸儒、博士們的強烈反對。劉歆在移太常博士書裏指責學官們「保殘守缺」。由此推知，今文學派的學官們既然反對把逸禮等古文經傳立爲官學，那麼，他們自己匯輯和傳習的記中，自然是不會擷入古文經記的。可是從東漢後期流傳至今的所謂大戴禮記、小戴禮記就都擷入了古文經記，從大戴禮記中看，特別明顯的就是逸禮和周官。當代學者洪煨蓮先生在他的儀禮引得序中十分精闢地指出：

奔喪、投壺皆逸禮也。大戴亦后倉弟子，奈何自破家法，收用逸禮？且試讀朝事篇中引周官大行人，而曰禮大行人。夫周官既出于山巖屋壁，復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而見，至劉歆校理秘書時，始列於錄略。時衆儒並出，共排以爲非是。戴德卒於何時，不可考。然彼不居「莫得而見」周官之列，必亦在排斥周官「以爲非是」之輩。何至引用周官，稱之爲禮哉？然則大戴並未嘗纂集後漢所流行之大戴禮也。大戴不曾爲之，小戴更何從而刪之哉！

西漢平帝時期，王莽當政，尊崇古文經學，將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立于學官。東漢王朝建立之後，國家立經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經學，禮是大戴、小戴，把王莽所立的各種古文經學再次地排斥在官學之外。儘管如此，由于古文經學已大興於世，這時的家法、學風，從整個情況來看，已經不像西漢時期那麼涇渭分明了。大多數今文學派的學者、

禮家，爲了適應朝廷禮制上的需要，爲了自己的功名利祿，勢不能滿足於「保殘守缺」的傳習士禮，所以此時在禮學方面逐漸形成了一種「博學洽聞，通貫古今」的學風。自然在他們傳習的禮學資料方面，也就相應的逐漸趨向兼收並蓄，因而其中增添了一些古文經記，也就不足爲怪的了。

不難設想，從大戴、小戴到鄭玄這二百多年之間，禮學家們附士禮而傳習的有關資料的匯輯本，應當是很多的。這類匯輯本，每種所輯的文章，不都是出於一個時期，作者不是一人，乃至學派也非止一家。某個匯輯本的選輯者即使開始是出自一時一人之手，由於是附士禮而傳習的資料，沒有定型而單獨成書，師弟傳鈔，自然不免隨時間的遷移、風氣的影響和個人的好惡而有所刪益。這類匯輯本經過長時期的流傳變化，在今古經學界限趨向混合的影響下，逐漸攙進了古文經記。多數選輯本總要被少數選輯本淘汰的。到了東漢中期，大多數「記」的選輯本先後被淘汰，形成和保留了八十五篇本和四十九篇本。前者篇數較多，遂稱之爲大戴禮記；後者篇數較少，遂稱之爲小戴禮記。後人又附會出大戴刪古記爲八十五篇、小戴刪大戴爲四十九篇的說法。其實這兩部書只可以說是掛着西漢禮學大師戴德、戴聖牌子的兩部儒學資料雜編，它們既不是大戴、小戴所分別傳習的士禮，也不是二戴各自附士禮而傳習的「記」的匯輯本的原貌。

東漢後期的學者鄭玄給收錄四十九篇文字的所謂小戴禮記（即禮記）做了出色的注釋，這就使它擺脫了對士禮的附屬地位而獨立成書，從而逐漸比較廣泛的爲人所傳習。到了唐朝，政府把它升列爲「經書」，成了一般士人必讀的書籍。而八十五篇的所謂大戴禮記就很少有人傳鈔研讀了。幸虧北周學者盧辯給大戴禮記做了注解，不然的話，這部古記匯編恐怕早已全部亡佚了。

大戴禮記到底競爭不過小戴禮記，到了唐代就佚失了四十六篇，留存至今的只有三十九篇。佚失的篇次是：第一篇至第二十八篇，第四十二篇至第四十五篇，第六十一篇，第八十二篇至第八十五篇，共四十六篇。現存的篇目數次中有兩個第七十三篇，即「諸侯遷廟第七十三」和「諸侯釁廟第七十三」，則共爲四十篇。但「盛德第六十六」和「明堂第六十七」實爲一篇，都屬「盛德第六十六」，不應該分作兩篇，則現存的仍應爲三十九篇。下面篇目的數次上移，則「諸侯遷廟」爲「第七十二」了，避免了重出，恢復了原貌。

大戴禮記這部資料匯輯，編定於東漢時期，收錄的文章都產生在公元之前，其中有很多篇屬於戰國時期的作品。夏小正一篇，相傳是夏代遺書。史記夏本紀說：「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這是我國現存的一部最古老的月令。這篇文章按十二月的順序，詳細地記載大自然包括天上星宿、大地生物的相應的變化，形象地反映了上古人民對時令氣候

的認識。

大戴禮記是研究上古社會情況特別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資料。如孔子三朝記和曾子十篇之於儒家學說的探討，五帝德、帝繫之於上古世系的考察，諸侯遷廟、諸侯釁廟、投壺、公冠之於古代禮制之研究，都是相當重要的文字。

大戴禮記和它的盧辯注，自唐宋以來不僅佚失泰半，就以所存留的三十九篇而言，也是「謬舛幾不可讀」。況且盧辯注本身也失之簡略，該注沒注的地方很多，已注的也每有失當之處。清代學者們對這部書的校勘、注釋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在注解方面，通注全書的以孔廣森的大戴禮記補注和王聘珍的大戴禮記解詁為最有名。應該說，他們的整理訓釋工作，給此書的讀者們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王聘珍，字貞吾，號實齋，南城人，清乾隆年間的學者，一生沒有做過官。他誦習、研讀大戴禮記三十多年，寫成大戴禮記解詁十三卷，目錄一卷，這是他平生精心之作。他對正文校勘的特點是：反對據他書如孔子家語以及唐宋類書來增刪大戴禮記的字句，「惟據相承舊本，不復增刪改易。其顯然謬誤者，則注云某當為某；抑或古今文異，假借相成，依聲託類，意義可通，則注云某讀曰某而已」（見本書自叙）。他對正文注解的特點是：「禮典器數，墨守鄭義；解詁文字一依爾雅、說文及兩漢經師訓詁。有不知而闕，無杜撰之言」（見本

書自敘和清史稿儒林傳)。

我們認爲王聘珍整理古籍的謹慎態度是首先應該肯定的。他對大戴禮記正文不事增刪，一仍其舊，在維護相傳舊本原貌的前提下，根據古訓隨文施注，確實做出了顯著的成績。不過他那一概排斥他校的做法，畢竟不是十分妥當的方法。這一做法的弊病就在於：保持舊本原貌的同時，也未免曲護了舊本中的一些舛譌脫衍。另外，王聘珍以爾雅、說文及兩漢經師訓詁來解釋大戴禮記正文，有不少地方確實能夠幫助讀者掃除障礙，收到了發蒙解惑的效果。如曾子立事篇：「來者不豫，往者不慎也。」盧注云：「慎故於物，來者不猶豫，往者無所慎。」不知所云。而王氏解詁據爾雅訓「豫」爲「樂」，據方言、廣雅釋「慎」爲「憂」，從而揭示了文意。再如曾子事父母篇：「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盧注云：「養猶隱之。」似無助於理解。王氏解詁云：「養讀若『中心養養』，憂念也。」引詩二子乘舟訓明「養」字，文義遂豁然開朗。按：盧注亦自不誤。隱，痛也，憂也。詩柏舟「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國語晉語「隱悼播越」，孟子梁惠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是其例證。惟盧注只說「養猶隱之」，就不如王氏解詁義據明確了。但王氏也有多處不免著意穿鑿而遠離原意。如曾子立事篇：君子「行自微也，不微人」。解詁云：「微，隱也。行自微，謂隱行善事也。不微人者，謂非陰密不使人知也。」殊爲迂曲，似不如孔廣森補注釋「自卑而尊人」簡當。同篇：「己雖不

能，亦不以援人。」解詁云：「援猶引也，取也，謂引取人之能以爲能也。」亦不如孔氏補注「不引人以自解」切合文旨。按：引人以自解，常人之情；取人能爲己能，雖常人亦不屑爲，遑論「君子」。再如曾子疾病篇：「與君子游，苾乎如人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貸乎如人鮑魚之次，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解詁據釋名解貸爲貸駿，不相量事之稱，「謂人以身入小人之類，與之俱化，是以身身貸予之也」。牽強附會而不顧詞法。王念孫據廣雅謂貸、膩、戲皆臙字之訛，臙，臭也。實爲勝解。再如子張問人官篇：「故君子莅民不臨以高，不道以遠，不責民之所不能。今臨之明王之成功，而民嚴而不迎也；道以數年之業，則民疾，疾則辟矣。」解詁云：「明王之成功，不高不遠，民所能從者。嚴，敬也。迎讀曰逆。不逆謂不違背也。」所解顯與正文中「不臨以高」之旨乖悞。按盧注云：「明王之民，比屋可封，苟欲齊之，則憚而不能迎致王命。」深得文旨。依盧注，則嚴訓畏憚，迎讀如本字，意謂今日當政者不顧實際，遽以往昔明王之政績，責成今日人民倉促實現之，則人民畏難而不樂意接受政令。文意甚明。

像這樣雖利用古訓而失原旨的地方還有些。所以我們覺得阮元在大戴禮記解詁敘中稱贊這書「爲孔搆約諸家所不及」，自是一時溢美之辭。不過，從全書看來，還是瑕不掩瑜的。可以這麼說，王聘珍的解詁和孔廣森的補注，同是研讀大戴禮記一書不可偏廢的注本。

我點校這本大戴禮記解詁，是以清光緒十三年廣雅書局刻本做底本，同咸豐元年家刻本進行了對校，注解中的引書，大部分核對了原書，凡有所校正，都在當頁出了校記。對大戴禮記正文的標點，儘量細繹王氏的解釋文字，根據他的理解來斷句。比如二一〇頁第一行有一句，按文意應該點作「蜂蠆挾螫而生，見害而校，以衛厥身者也」才對。而王氏解詁說：「生，謂人物之生。校以衛厥身，言作爲戰陳號令以利其身，所謂貪也。」那麼，我們只得按照他的理解點成：「蜂蠆挾螫，而生見害，而校以衛厥身者也。」對這三十九篇文字，絕大部分根據內容劃分了段落，個別簡短而語句零碎的篇章就不再分段，以免支離。

希望這個點校本能給讀者提供些方便，惟限於水平，難免對正文和王氏解詁的理解有誤，從而在校勘、標點以及分段各個方面出現些偏差，敬希讀者熱心指正。

王文錦

一九八二年五月

大戴禮記解詁敘錄

揚州阮中丞敘曰：南城王君實齋著大戴禮記解詁十三卷，目錄一卷。其言曰：大戴與小戴同受業於后倉，各取孔壁古文記，非小戴刪大戴，馬融足小戴也。禮察、保傅語及秦亡，乃孔襄等所合藏，是賈誼有取於古記，非古記采及新書也。三朝記、曾子乃劉氏分屬九流，非大戴所哀集也。其校經文也，專守古本爲家法，有懲於近日諸儒妄據他書徑改經文之失。其爲解詁也，義精語潔，恪守漢法，多所發明，爲孔搗約諸家所未及。能使三千年孔壁古文無隱滯之義，無虛造之文，用力勤而爲功鉅矣。元從北平翁覃溪先生得識王君。王君厚重誠篤，先大夫敬之，以爲有古人風，延教家塾子弟者有年。王君書成，屬序於元。元更出元素校大戴本付王君。王君或以己所校者衡量之，加以棄取，別爲大戴記作釋文數卷，不更善乎！嘉慶十二年，揚州阮元敘於擘經室。

山陽汪閣學敘曰：嘉慶丙寅冬，予視學江西，阮芸臺同年以書來，極道南城王君實齋之賢，未之見也。己巳季夏，君將以拔萃就博士選，循例謁予章門，因出其所著大戴記解詁目錄見示。予受讀之。學古而識卓，理精而論篤。其推明大戴記爲孔壁古文，非小戴刪餘；

語及秦亡，乃孔襄所合藏，賈誼所稱引，非大戴取賈誼書；七略分隸六藝、諸子，乃劉氏哀大戴，非大戴輯他說。皆確鑿有根據，不可移易。其斥後人據王肅私竄之家語及唐宋人類書、世俗坊本改定本經，尤切中近世儒人浮華好異、蔑古不根之失。雖其全書未獲卒業，然觀其發凡大旨，禮典器數，墨守鄭義，解詁文字，一依爾雅、說文及兩漢經師。有不知而闕，無杜撰之言，殆庶幾古人實事求是之學，而異於世之剽竊附合、堅僻自是以夸世俗者，其亦遠矣。予於是經無所自得，慚承下問，輒書數語歸之，以志服膺，並以質之芸臺。山陽汪廷珍。

歙凌進士敘曰：南城王實齋先生著大戴禮記解詁十二卷，研求古訓，理精義密，足矯以臆說經之弊。其言曰：「近代以來，人事校讎，或據王肅私定家語，改易經文，是猶聽信盜賊，研審事主也。又或據唐宋類書所引，增刪字句，是猶舍當官案牘，而求情實於風聞也。」故其所釋，惟據相承舊本，不敢以他書增刪改易。用力之勤，凡二十餘年。其於大傳禮，可謂有功矣。嘉慶戊辰歲八月，晤先生於浙西，先生不以爲鄙，發篋見示。廷堪於是書所得甚淺，既無以益之，於是舉其卓絕之識，書諸簡末，以告世之好學深思者。同門年愚弟歙凌廷堪識。

揚州汪編修敘曰：昔朱子謂大戴禮注當是鄭康成所爲。此疑辭，無實據。所引有魏晉

人語，必非鄭注可知。周書盧辯傳稱辯少好學，以大戴禮無解詁，乃注之，其兄景裕比於侍中注小戴。「一」今存盧注只八卷，未可爲全書也。乾隆年盧召弓先生以元時本校定脫誤，而未解詁。南城王實齋先生惜舊注之少，且後人所改不盡允當，乃融會鄭氏說經諸書，分節注之。如「五義」義字，據周禮注讀若儀；「五鑿」五字釋若忤；青史子引漢書「君子養之」，讀若「中心養養」之養。皆能根據經史，發蒙解惑，非不根之說也。夫小戴禮頒立學官，世咸讀之。大戴禮篇目錯誤，文多晦澀，世多不讀，讀亦不熟。今此書出，義理瞭如，不特爲大戴功臣，其有益於學校匪淺也。萬儀堂孝廉，南城後進之士也，攜以示余，謂將付手民。余欽實齋先生之學，而嘉萬生之好學也，謹讀而序之。時在道光庚戌三月，揚州後學汪廷儒拜撰。

自敘曰：劉向別錄云：「古文記二百四篇。」古文者，孔子壁中書也。漢書藝文志云：「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又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瘡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其目有記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此禮記之所由來，惟孔氏壁中之

「一」「中」原訛「宗」，據周書盧辯傳改。

本也。孔穎達曲禮疏曰：「鄭康成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記四十九篇，〔一〕則此禮記是也。」晉司空長史陳邵周禮論敘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此大戴之書，篇數具在，惟取於孔壁古文，未嘗闌入諸家也。或曰：「壁藏之書，當在先秦，今禮察、保傅篇中，皆有秦二世而亡之語，與賈誼新書同，得無大戴取於賈氏書乎？」聘珍曰：「顏注漢志引家語云：『孔騰字子襄，藏書於夫子舊堂壁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案史記，孔鮒爲陳涉博士，固在亡秦之時；而子襄爲漢惠博士，則秦亡久矣。漢惠本紀「四年，除挾書律」。張晏注云：「秦律，敢有挾書者族。」然則漢惠四年以前，皆是藏書之日。而古文記二百四篇，亦非出於一時一人之手，若禮察、保傅諸記，乃楚漢間人所爲，合於二百四篇之中，而爲孔氏所藏；亦別有流傳在外之本，而爲賈氏所取。此賈書有取於古記，非古記有待於賈書也。又大戴禮有孔子三朝記七篇，曾子十篇，皆是古文記二百四篇中書。自劉氏總羣書而奏七略，序六藝爲九種，分諸子爲九流，於是出三朝記於論語之類，出曾子於儒家者流，此又劉氏剖析傳記，而非大戴採取諸家也。今小戴禮記燦然具備，而大戴之篇祇存四十。隋書經籍志謂戴聖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漢末馬融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其說頗爲附會。蓋因大戴八十五篇之書，始於三十九，終於八

〔一〕記「孔穎達曲禮疏作「禮」。

十一，其中又無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多出第七十三一篇。隋志又別出夏小正第四十七一篇，則存三十九而闕四十六，故支離其辭，以爲小戴所取耳。豈知月令、明堂位劉向別錄並屬明堂陰陽，固古文三十三篇之內者也。而樂記疏引劉向別錄云：「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之人禮記，自劉向所見本已然矣，又何待於馬融之足哉！且當時古本具在，大小戴同受業於后倉之門，小戴又何庸取大戴之書而刪之！蓋二家俱就古文記二百四篇中，各有去取，故有大戴取之，小戴亦取之，如哀公問、投壺等篇者也。況大戴所闕之篇，其名往往見於他書，如王度記、辨名記、政穆篇之類，皆不在於小戴記中，豈得以大戴闕篇，卽小戴全篇邪？夫以大戴之書，同是聖賢緒餘，自古未立學官，兩漢經師不爲傳注，陸德明不爲音義，迄無定本。後周盧辯雖爲之注，然而隋唐宋志並不著錄，則其書傳者蓋寡，是以闕佚過半，其存者亦譌變不能卒讀。自時厥後，未有專家。近代以來，人事校讎，往往不知家法。王肅本點竄此經，私定孔子家語，反據肅本改易經文，是猶聽信盜賊，研審事主，有是理乎？又或據唐宋類書，如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之流，增刪字句，或云據永樂大典改某字作某，是猶折獄者舍當官案牘，兩造辭證，而求情實於風聞道路，得其平乎？是非無正，人用其私，甚者且云「某字據某本作某」，豈知某本云者，皆近代坊賈所爲，其人並無依據，是直向聾者而審音，與盲人而辨色。凡茲數端，大率以今義繩古義，以今音

證古音，以今文易古文，遂使孔壁古奧之經，變而文從字順，洵有以悅俗學者之目，然而經文變矣，經義當由茲而亡，可不懼哉！聘珍今爲解詁十三卷，目錄一卷，與諸家所見，未敢雷同，惟據相承舊本，不復增刪改易。其顯然譌誤者，則注云某當爲某；抑或古今文異，假借相成，依聲託類，意義可通，則注云某讀曰某而已。其解詁專依爾雅、說文及兩漢經師訓詁以釋字義；於古訓之習聞者，不復標明出處；稍涉隱奧，必載原書；亦復多引經傳，證成其義。閒有不知而闕，必無杜撰之言。舊說有可采者，則加「盧注云」以別之。至於禮典之辨，器數之詳，壹以先師康成緒論爲主，以禮本鄭氏專門之學，而其學則聘珍生平所私淑諸人者也。未免膏肓之疾，難辭墨守之愆。以云有功經學，實所不敢，但於三千年來天壤孤經，亦可謂盡心焉爾已。憶垂髫受書，家父口授此經，聘珍年纔幼學，迄今誦習三十餘年矣！爲茲解詁，稿凡數易，亦歷有年所，不但稟承家學，抑亦博問通人。今檢其簡札，弁諸書首，以誌師友淵原，著書歲月，庶傳諸將來，知非鄉壁虛造者也。南城王聘珍。

大戴禮記解詁目錄

主言第二十九廣雅云：「主，君也。」主言者，君天下之言也。曲禮曰：「君天下曰天子。」誥志曰：「主祭於天曰天子。」曾子曰：「聖人爲天地主，爲山川主，爲鬼神主，爲宗廟主。」是也。王肅私定孔子家語，盜竊此篇，改作「王言」，俗儒反據肅書，改竄本經，亦作「王言」，非是。始於三十九者，已上三十八篇皆佚也。

哀公問五義第四十義讀曰儀。周禮「以儀辨等」，鄭注云：「故書『儀』或爲『義』，杜子春讀爲儀。」又周禮：「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鄭注云：「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聘珍謂：鄭云故書者，古文書也。大戴禮記是刪取孔壁之書，雖經改寫，間存古文。俗儒據荀子書改「義」作「儀」者，非是。名曰五義者，篇中所云庸人、士、君子、賢人、大聖是也。

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 此於小戴記爲哀公問第二十七。孔疏云：「鄭目錄云：『名曰哀公問者，善其問禮，著諡顯之也。』此於別錄屬通論。『但此篇哀公所問，凡有二事，一者問禮，二者問政，問禮在前，問政在後。』

禮三本第四十一 名曰禮三本者，本經曰：「禮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寵君師，是禮之三本也。」篇中多推明反本修古、不忘其初之事。史記禮書采取此篇爲之。古文禮記是與尚書等經，同出孔壁，孔氏安國盡得其書。司馬遷嘗從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說。此類皆是，不獨爲尚書也。 已上卷一，凡四篇。

禮察第四十六此篇之前，第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三篇並闕，而此篇亦多譌竄。自篇首至「倍死忘生之禮衆矣」，同小戴記經解第二十六。自「凡人之知」以下，漢書賈誼傳有之。篇首稱「孔子曰」，後言「秦王子孫誅絕」，當中顯有譌脫之處。案：漢書藝文志所載「記百三十一篇」，班氏自注云：「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不言其爲何時之人，諒非一時同出者也。楚漢之間，如陳涉博士之徒，皆其支流餘裔，豈不發憤著書。然則禮察、保傅等篇，皆是楚漢間人所爲，同在古文記二百四篇之中，大戴取之以爲記，賈誼亦采以爲書，而班氏又潤色賈書以入史。故此篇中有問爲天下何如，又有今子或言云云，並非上疏之體也。

夏小正第四十七禮運曰：「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鄭注云：「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小正。」史記云：「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案：古文記皆七十子後學者所爲，而夏小正亦二百四篇中之一，太史公所云學者，卽班氏所云七十子後學者也。太史公所云「傳夏小正」，卽是就小正元書而爲之傳者也。篇中原自有經有傳。知者，鄭注月令引夏小正者九，如「正月啟蟄，魚陟負冰」、「農率均田」、「丁亥萬舞入學」、「妾子始蠶」、「九月丹鳥羞白鳥」、「十一月王狩」，皆是經文首句，故直稱爲「夏小正曰」。獨於「丹鳥羞白鳥」之下，引丹鳥也者，謂丹良也云云，則以「說曰」二字別之。「說曰」者，卽傳者之說也。是鄭所見本，原自有經有傳，此其明證也。又郭注爾雅，有引「夏小正曰」者，有引「夏小正傳曰」者，則小正之有經有傳，至晉時猶未譌也。隋書經籍志，大戴禮記十三卷外，有「夏小正一卷，戴德撰」。後人遂相承以夏小正乃大戴自爲，無分經傳。不知大戴祇就古文記刪取成書，未嘗自作。隋志所云「戴德撰」者，謂其書從大戴禮記中出，並非謂其自作也。宋有傅崧卿做杜氏春秋左傳集解之例，釐析經傳，亦非大戴之

舊云。已上卷二，凡二篇。

保傳第四十八名曰保傳者，本經曰：「保，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蓋古者教王太子之禮也。賈誼新書保傳、傳職、容經、胎教等篇，與此大同小異，自篇首「殷爲天子」至此時務也。〔一〕漢書賈誼傳亦有之，字句小有詳略。漢書昭帝紀，詔曰「修古帝王之道，通保傳傳」，即謂此篇，是古又有保傳傳之名也。班氏白虎通引此篇語，稱「禮保傳曰」，是此篇本古文禮記，蓋楚漢間人所爲，其人亦七十子後學之流。漢初並在古文二百四篇之中，出自孔壁，故當時即以列於孝經、論語、尚書之類，而進之於君。而賈誼所從而采摭潤色以成一家之言者，則在外流傳之本，亦如古文尚書出自孔壁，而先有今文行於世，特其篇數多寡不同耳。俗儒不能沿流溯源，猥以大戴取於賈誼之書，則此篇之末又見於劉向說苑，豈大戴復取於劉向書耶？蓋古人之書，名曰著述，采取者博，如史記明是采世本、左傳、國語、國策所爲，呂覽、淮南亦非盡出一手，賈氏之書亦何必不有取於古記也。

已上卷三，凡一篇。

曾子立事第四十九此篇言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事。名曰立事者，君子所以立身行道也。此以下十篇，題首並云「曾子」者，蓋曾子之後學者，論撰其先師平日所言立身孝行之要，天地萬物之理，同在古文記二百四篇之中，並出於孔氏壁中者也。漢書藝文志，儒家有曾子十八篇，班氏自注云：「名參，孔子弟子。」是即禮記中之本。自劉氏析羣書爲七略，乃從禮記類中出之於儒家者流，藝文志乃因劉氏之舊耳。當日大戴定禮記，祇就古文二百四篇，或刪或取，未嘗汎及諸子也。白虎通喪服篇引禮曾子記曰：「大辱加於身，皮體毀傷，即君不臣，士不交，祭不得爲昭穆之尸，食

〔一〕「殷」原訛「夏」，據保傳正文改。

不得昭穆之牲，死不得葬昭穆之域。」今案：大、小戴記中並無此文。則班氏所稱「禮曾子記」者，自是大戴佚篇中文也。據此，則曾子記十八篇，大戴所取必不止此十篇，惜卷帙散亡，不可考矣。

曾子本孝第五十名曰本孝者，本經曰：「忠者，其孝之本與！」蓋孝必本於忠也。說文云：「忠，敬也。」篇中所言，皆敬其身以敬父母之事。

曾子立孝第五十一名曰立孝者，本經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禮之貴。」盧氏注云：「有忠與禮，孝道立。」

曾子大孝第五十二名曰大孝者，孝以尊親爲大，亦舉篇首之字爲篇題也。其中兼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孝，小戴記祭義第二十四與此同。又哀取他篇以益之，主言祭祀齊戒薦羞之義，不專爲曾子書，故於別錄屬祭祀也。

曾子事父母第五十三名曰事父母者，論語曰：「事父母幾諫。」篇中主言幾諫之義，並及事兄使弟之道。已上四篇與孝經之言相發明。仲尼弟子列傳云：「孔子以曾參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已上卷四，凡五篇。

曾子制言上第五十四制，法也。曾子多篇皆篇首文字標題，制言別撰名目者，是後學纂述先師之語，比諸先王之法言也。三篇之中，主言行禮秉德、居仁由義、進退不苟之事，以簡策重多，分爲上中下三篇。

曾子制言中第五十五

曾子制言下第五十六

曾子疾病第五十七名曰疾病者，疾病時之言也。本經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曾子生平進德修業之功，亦可見矣。

曾子天圓第五十八名曰天圓者，亦以篇首文字標題。篇中發明天地陰陽、禮樂律曆之道。曾子述所聞於孔子，以示後學者也。已上卷五，凡五篇。

武王踐阼第五十九武王克殷，踐天子位，受書於師尚父，退而自爲戒書，著於物以自警。此記者紀錄舊聞也。

衛將軍文子第六十名曰衛將軍文子者，善其能咨訪聖門之賢才，著其官號以顯之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多取此篇語。太史公曰：「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則古文記二百四篇中，尚有弟子籍篇名也。已上卷六，凡二篇。

五帝德第六十一此已前闕第六十一一篇。史記五帝本紀云：「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三代世表云：「余讀課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麻譜課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聘珍謂：「史遷所云古文者，卽此五帝德及帝繫二篇也。二篇皆在禮記二百四篇之中，與古文尚書等經同出孔壁，故謂之古文也。此五帝本紀、三代世表之所本，亦史遷所據以考訂古麻譜課記傳之異同者也。蓋古文初出屋壁，孔安國悉得其書，班氏謂馬遷嘗從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說是也。」

帝繫第六十二周禮瞽矇職曰：「世奠繫。」鄭注云：「故書『奠』或爲『帝』。」杜子春云：「帝讀爲定，其字爲奠，書亦或爲奠。世奠繫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繫，述其德行。瞽矇誦世繫，以勸戒人君也。故國語曰：教之世，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據此，則帝繫本古史之流。而大戴禮記中此篇，則七十子後學者

紀錄舊文，卽史記所云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者是也。漢武之際，出自孔壁，寫以蝌蚪，故史遷謂之古文焉。索隱云：「案大戴禮有五帝德及帝繫篇，蓋太史公取此二篇之謀及尚書，集而紀黃帝以來爲系表也。」

勸學第六十四文有與管子、荀子同者，當是記者采摭諸書而潤益之。亦有見於劉向說苑者，是又從此經採取者也。說者以爲荀況書云。已上卷七，凡二篇。

子張問人官第六十五鄭注雜記云：「官猶仕也。」問人官者，問爲仕之道，聖人告以南面臨民，恢之彌廣，君國子民，不外是也。

盛德第六十六此於古記當屬明堂陰陽。名曰盛德者，鄭注甘誓云：「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明堂月令曰：「立春盛德在木，立夏盛德在火，立秋盛德在金，立冬盛德在水。」明堂順五行之德，故謂明堂爲盛德，蓋三十三篇中之一也。

明堂第六十七此篇專言明堂之制，故篇題直曰明堂也。於古記亦當屬明堂陰陽。許氏五經異義引此經文，稱爲盛德記，以盛德亦是明堂之記，故通稱之也。漢書藝文志有明堂陰陽三十三篇，而無盛德之名，猶後人稱盛德而不別著明堂之名也。鄭氏異義駁云：「禮戴所云，雖出盛德記，及其下顯與本異章，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今案：呂氏春秋禮家鈔爲月令者，劉向別錄屬於明堂陰陽。是大戴禮記中明堂篇目，自是古本所有，不可泯也。俗儒或據異義所引，合并此篇於盛德篇中，刪去明堂第六十七篇題者，非是。已上卷八，凡二篇。

千乘第六十八此於三朝記爲第一。漢書藝文志論語類，孔子三朝記七篇。蜀志秦宓傳云：「昔孔子三見哀公，

言成七卷。」裴注云：「劉向七略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臣松之案：中經部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錄，餘者所謂七篇。」王伯厚云：「孔子三朝志七篇，今考大戴禮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小閒是也。」聘珍謂：此七篇亦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原在古文記二百四篇之中，故大戴采而錄之。自劉氏七略乃別出於論語類中，亦如曾子記別出於儒家類也。

四代第六十九此於三朝記爲第二。

虞戴德第七十此於三朝記爲第三。

誥志第七十一此於三朝記爲第四。

已上卷九，凡四篇。

文王官人第七十二此記者紀錄舊聞也。文與周書官人解第五十八，大同小異。周書序云：「成王訪周公以民事，周公陳六徵以觀察之，作官人。」據此，則事屬成王信矣。大戴禮記作文王者，記者所聞異辭也。但如周書作「周公曰亦有六徵」云云，訓體也。大戴作「王曰嗚呼」云云，誥體也。誥當爲文王。

諸侯遷廟第七十三諸侯遷廟者，禮古經五十六篇中之篇名，此乃其記也。亦如儀禮各篇之記然。漢書藝文志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滄倉等推土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卽此類是也。此篇乃諸侯三年喪畢，遷新死者之主於祖廟。舊說並云「練而遷廟者」，非是。說詳篇中。

諸侯饋廟第七十三諸侯饋廟者，亦禮古經五十六篇中之篇名，而此乃其記也。記諸侯既成祖廟，殺牲饋之之

事。小戴人於雜記下第二十一。篇次重云七十三者，本經闕文之後，簡編俱錯亂，不可考矣。已上卷十，凡三篇。

小辨第七十四此於三朝記爲第五，大戴原本自當與誥志篇相接。今本中隔文王官人、諸侯遷廟、諸侯饋廟三篇者，大戴篇次並爲後人所亂也。

用兵第七十五此於三朝記爲第六。漢書高帝紀云：「祭蚩尤於沛庭。」臣瓚曰：「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師古云：「瓚所引者同是大戴禮，出用兵篇，而非三朝記也。」聘珍謂：劉向七略云：「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而漢書劉向傳載向疏云：「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麻失制，攝提失方，孟陬無紀」云云，正是用兵篇文，劉向以爲孔子對哀公之辭，則爲三朝記明矣。師古謂用兵篇，非三朝記，又云：「大戴禮有三朝記一篇」，並非是。

少閒第七十六此於三朝記爲第七。已上卷十一，凡三篇。

朝事第七十七鄭注周禮大行人，云「朝事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注儀禮覲禮，云「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繅藉尺有二寸」云云。並是此經之文，而稱曰「朝事儀」，是古本篇題原有「儀」字，後乃脫去耳。經文多同周禮典命、大行人、小行人、司儀、掌客諸職及小戴記聘義篇，是記者鈔錄舊聞，以爲禮經之記者也。

投壺第七十八小戴記投壺第四十孔疏云：「案鄭目錄云：『名曰投壺者，以其記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此於別錄屬吉禮，亦實曲禮之正篇。』是投壺與射爲類，此於五禮宜屬嘉禮也。或云宜屬賓禮。」聘珍謂：此經篇末附射事及狸首之詩，所云與射爲類是也。但篇中多闕文錯簡，恐出於孔壁簡滅札爛，小戴取其明文著於篇，大戴則仍古本而存

之，非盡亂於大戴既刪之後也。

已上卷十二，凡二篇。

公符第七十九「符」當爲「冠」之譌。通典嘉禮注引譙周五經然否論，云「禮公冠記周公冠成王」云云，是古本作「公冠」。公謂諸侯也。儀禮士冠記曰：「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左氏襄九年傳曰：「君冠必以裸將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是諸侯之有冠禮，當在禮古經五十六篇之中，此篇乃其記也。篇末有孝昭冠辭及祭天、祭地、祭日祝辭，是後人竄入，非大戴原書所有也。知者，劉昭注續漢書禮儀志云，「冠禮曰：『成王冠，周公使祝雍曰：『辭達而勿多也。』』祝雍曰：『近於民，遠於年，遠於佞，近於義，嗇於財，任賢使能。』」博物記曰：「孝昭帝冠辭曰：『陛下摘顯先帝之光曜』」云云。所引冠禮，卽此經之文也。文止於「任賢使能」。其下另引博物記中語，若果在此篇之中，劉氏又安用加「博物記曰」以別之，其爲後人竄入無疑矣。今因舊本存諸篇末。

本命第八十名曰本命者，本經曰：「分於道之謂命。」篇中言男女居室、喪服之事，亦禮家雜記，推本於性命也。易本命第八十一 此篇蓋亦明堂陰陽之流。名曰易本命者，篇中主言測物窮理、盡性致命之事，終之以著龜，而統之以乾坤也。鄭云「大戴記八十五篇」，此以下闕四篇也。

已上卷十三，凡三篇。

本書檢目

大戴禮記解詁敘錄

大戴禮記解詁目錄

卷一

主言……………一

哀公問五義……………八

哀公問於孔子……………三

禮三本……………七

卷二

禮察……………二

夏小正……………四

卷三

保傅……………四

卷四

曾子立事……………六

曾子本孝……………七

曾子立孝……………八

曾子大孝……………二

曾子事父母……………五

卷五

曾子制言上……………八

曾子制言中……………二

曾子制言下……………五

曾子疾病……………六

曾子天圓……………九

卷六

武王踐阼……………三

衛將軍文子……………七